

生活

吳康民

作家王蒙是我的老朋友。因為他多次來港，都有見面。這一次來，我剛因病住在醫院，他留話說只留三天，來不及相聚，因此緣慳一面。如果我生命力量強，相信仍有見面機會。

再說王蒙

崔瑞芳

王蒙與崔瑞芳他們的確是一對患難夫妻。王蒙曾說「右派」而「發配」新疆，崔瑞芳夫唱婦隨，二話不說，還安撫王蒙，說好聽，我喜歡新舞廳，「五分鐘就決定跟誰」。王蒙說自己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沒有夫人的樂觀，他樂觀得起來嗎？

天言

楊天命

天命開時上網，有時會看到某些網頁稱自己懂得推算某個、某組數字與閣下是否「有緣」，或者能否「帶旺」閣下。抱著好奇的心態，天命認真看了一遍，他們的推算方法，不禁感歎：「這樣的方法，真是十分隨機啊！只需輸入姓名或出生日期，就能得出答案。」

數字的玄機

答案就是還要結合閣下的命格。例如有人命格五行「喜木」，那麼帶有「三八」組合的數字，自然能催旺他的運氣，且一生受用。天命再說清楚一些，舉個例子，「一六三八」這一組合各帶有「水」和「木」的能量，而因為五行當中「水」能生「木」，所以「一六三八」這組合所蘊藏的「木氣」，那就自然能催旺事主所喜用的五行能量，使受用者吉利。但這個數字也並非一定對所有人有利，而是特別利於「喜木」者催旺運氣。因此天命除了推算數字的組合之外，還會根據客人的生辰八字，分析數字到底是利於此人。

王蒙不拘小節，甚至生活上的種種都需要夫人的照顧，連過馬路都要夫人提醒注意來往的車輛且拉住他的夫人笑說：「沒有我的時候，他能安全地穿過馬路而不會滾到輪子下面嗎？」

若果真正找對你一生受用的數字密碼，必需將八字排開再找出屬於你命中真正喜惡的五行，每個人所求的不盡相同，此號碼能合你旺你並不代表他人能用的。這並非坊間的電腦程式所能取代，如隨意在網上輸入姓名或出生日期便得出的「數字」，還是一笑置之吧，玩玩是可以的，認真你就輸定了！

世界性的文學法庭

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成立，是一條曲折而艱辛之路。當瑞典學院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授任務時，瑞典學院的兩個譯語之士：歷史學家漢斯·弗賽爾(Hans Georg Eitzen)和卡爾·古斯塔夫·斯諾爾斯特羅姆(Carl Gustaf Emil Snoterstrom)斷然反對。

埃斯普馬克指出：「這個論點顯示出的當然不僅僅是對諾貝爾目標的開放態度。對於內心深處非常保守的維爾森和追隨他的院士來說，為了「理想」一方向的優秀文學作品頒發的任務，不僅為他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推行其文化政策的可能性，而且正如他在「一封信件裡說的，諾貝爾遺囑為十八個院士提供了巨大的權力地位和威望。」

琴台

彥火

諾貝爾文學獎成立，是一條曲折而艱辛之路。當瑞典學院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授任務時，瑞典學院的兩個譯語之士：歷史學家漢斯·弗賽爾(Hans Georg Eitzen)和卡爾·古斯塔夫·斯諾爾斯特羅姆(Carl Gustaf Emil Snoterstrom)斷然反對。

埃斯普馬克指出：「這個論點顯示出的當然不僅僅是對諾貝爾目標的開放態度。對於內心深處非常保守的維爾森和追隨他的院士來說，為了「理想」一方向的優秀文學作品頒發的任務，不僅為他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推行其文化政策的可能性，而且正如他在「一封信件裡說的，諾貝爾遺囑為十八個院士提供了巨大的權力地位和威望。」

歐遊有感

晨風

不久前隨家人去歐洲旅行，頗有感觸。出發後，本想在機上閉目養神，可飛機上熱熱鬧鬧。一群中老年婦女熱烈討論如何在國外採購，對名牌如數家珍。一打聽，是內地某壟斷行業家屬團，出國旅遊的目的就是購物。我參加的團人員年齡跨度很大，從20多歲到80多歲的都有。領隊是位台灣導遊。一臉疲憊，非常幹練，會說幾國語言。他說有早來的台灣同行，已賺到錢在北京買了房，他來大陸晚了，很難再買得起房。導遊還說，跨境遊的跟團導遊特別辛苦，近年有好幾位台灣同事過勞早逝。

十小時左右飛行後，到達柏林一個小機場，不如一個中國縣級市的機場大。走幾步就出關，行李轉盤緊挨著海關出口，擠滿了中國旅遊團員。擴音器中不斷用中文播放著「當心小偷」的提示。導遊說，歐洲小偷特多，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國小偷，專門偷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愛帶現金。第一站是柏林牆和勃蘭登堡門，這是每團必到之地。柏林牆兩邊的街區景象依然有著明顯不同：西邊小巧精緻風景宜人，東邊有著大一統的空曠。人們匆忙拍照，然後上車奔往下個景點。這成為後來半個月歐洲旅遊的主要節奏。乘車跑幾個小時，然後蜻蜓點水地遊一會兒，又繼續開車。一路上，導遊介紹著歐洲文化、歷史和風土人情，從但丁說到達芬奇，從文藝復興說到法國大革命，從宗教革命說到性解放，車廂中卻是鼾聲此起彼落。

其是法國，不僅是歐洲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工業國，更是歐洲第一大農業國，擁有物產豐富的廣闊平原和延綿不斷的豐美牧場，盛產高質量的葡萄酒和農副產品。乘火車奔馳在法國大地上，望著窗外如畫的田園風光，望著那些清澈的水系，不禁想，是被阿爾卑斯山雪水滋潤的牧場，讓歐洲有了高質量的牛奶，強壯了歐洲民族的體質。中國的牧場卻被急功近利的經濟開發毀掉了，圈養吃藥的牛擠出的奶，怎能與自由自在的牛相比呢？強壯民族體質，得從保護牧場開始。靠犧牲環境迅速致富的中國人，懷揣大把錢來歐洲看藍天白雲，買名牌產品，吃昂貴的法式大餐，與其說讓人尊敬，不如說令人感到可悲。

在歐洲，中國人是消費者，也是經營者。夜遊巴黎時，看到很多法國人在夜店消費，吃飯、唱歌和跳舞，生意好的店還得排隊。地陪說：巴黎夜店的經營者很多是溫州人。他們在當地開餐館、夜店的生意已做成了規模，巴黎溫州人聚集的小街成了巴黎「溫州村」，溫州人因會經營被法國人稱為「巴黎的猶太人」。歐洲中餐廳不多，因中國旅遊團太多而供不應求。每到一個中餐廳，經常人滿為患。為了多賺錢，很多中餐廳的翻台速度極快。某次一位老年團員的菜還沒有吃完，盤子就被服務員搶走了。中餐館雖是中國人經營，飯菜味道卻不敢恭維，充其量大鍋菜的水平。尤其在瑞士和德國，中餐館的飯菜質量更差，甚至肉食都不新鮮。導遊帶去買東西的商店，無論刀具、水晶、箱包等等，價格都極貴，都是中國人經營，中國人購買。在意大利一個皮具店外的高台階上，擠擠挨挨坐著大批中國遊客，個個疲憊焦慮。一位粗

壯的天津郊區農婦，汗流滿面，用粗黑的手翻看剛買的一隻價值幾千元人民幣的坤包，有人問她買這包幹啥用，她大大咧咧地說：「裝大青蘿蔔唄！」巴黎老佛爺百貨，更擠滿了中國人，很多是來買LV的。廁所邊的長凳上坐滿了等待時間的中國老年遊客，不想買東西的，也得在老佛爺呆上半天時間。

由於媒體頻頻曝光，境外旅遊強制購物的現象已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在境外收取的高昂自費項目。如聖彼得教堂的中文講解，每人30歐元，合人民幣200多元；乘纜車登阿爾卑斯山，每人105歐元，相當人民幣700多元；船遊塞納河費用35歐元，相當人民幣200多元；船遊威尼水水道，一次50歐元，相當人民幣350元。那些本應是旅遊組成部分的關鍵項目，一到境外全成了自費的。加上導遊小費和自費旅遊項目，除了在內地交納的正常團費外，每人在境外還要額外交500多歐元，相當於人民幣4,000多元，讓人心中很不痛快。業內人士說，導遊沒底薪，收入就靠自費項目。因旅遊業競爭激烈，各社互相壓低團價，只能「堤內損失堤外補」，用自費項目找齊，無形中抬高了境外旅遊的價格。昂貴的境外旅遊，其消費者主要有以下幾類：事業單位以及壟斷行業員工，民企經營者，大小房產主及暴富的拆遷戶。財富來源不同，消費也方式不同，敢於在境外花大錢的人，錢的路路自然不一般。我想，如果錢是辛辛苦苦賺來的，最好還是不充冤大頭，白白把錢送給旅行社，換來處處是陷阱的境外旅遊經歷。真正了解世界，痛痛快快玩，學好外語自由，才是境外旅遊的最佳選擇。

韓星朴有天連環被爆性侵

趙小欣

韓星爆醜聞，主角為韓國男團[CNBLUE]現年三十歲的成員朴有天，上一周先有一名李姓女子在短八日內，共有四名女事主公開指控遭朴有天性侵犯，及事後發覺可危。一名二十四歲李姓女子指控朴有天於本月四日凌晨在高級娛樂場所的洗手間內侵犯她，事隔一日，事主改口稱二人雖有發生關係，但沒有強迫成分，撤回指控。當外界以為事件告一段落，前日又有一名年約二十歲女子指去月十二月，同樣在娛樂場所洗手間內被朴有天性侵犯，有指該名女子即時報警，但同樣不久又撤回控訴。

朴有天是否真有犯性侵犯，有待警方調查，但實際情況對他很不利，尤其事發地點大都發生在娛樂場所，不論是高級或低檔次的娛樂場所，都反映朴有天喜歡去夜場消遣，雖說愛演不是壞事，但不免給人愛玩的感觉，有損藝人形象；再者，幾位事主事發前都不認識朴有天，第一次見面便性侵犯，事件一未水落石出，四名女事主都對外界隨便、急色、濫交的印象；無獨有偶，是否特殊癖好？什麼都在洗問，是否有特殊癖好？而致命的是李姓女子將內衣褲已交警方調查，就算驗不出什麼，女子已承認跟朴有天發生過性關係。朴有天承認跟朴有天發生過性關係，這就讓警方覺得很抱歉，透露將到首爾江南警察廳，遞交誣誣誣誣誣誣誣告頭三名事主。事件仍未水落石出，但大部分粉絲都相信朴有天無辜，但願如此。

小村失色

趙小欣

歲荷勤歸的田園生活，恬淡寧靜與世無爭，歷朝歷代都是文人墨客，乃至朝堂官員們，對未歸宿的理想之地。在現代大都市附近，倘若仍有風貌保存完整的古雅村落，總是很容易引起關注，並成為最熱門的休閒去處。很多年前，廣州海珠區的小洲村，便是這樣一個村落。已有超過八百多年居住歷史的小洲村，河道縱橫稠密。村中民居大都沿河而建，藉助橫臥溪上的幾座簡便小石橋，整個村落四通八達。村裡傳統的嶺南民居，高不過兩層，灰牆素瓦，錯落有致。街巷之間的路面，鋪就的都是粗糲的麻條石。村史久遠，自然也少不了高大肅靜的祠堂、廟宇、學宮等公共建築。遠遠望去，整座小洲村掩映在高大的樟樹或者榕樹之下，水墨畫一樣清新雅致。

如此秀美清靜的村落，在祖祖輩輩生長於斯長於斯的村民眼裡，是親切質樸的家園。在藝術家的眼睛裡，就幻化成了世外桃源。於是，廣州本土的一大批藝術家紛紛在小洲村賃屋而居。關山月、梁世雄、周彥生、方楚雄等十多位嶺南知名畫家的身影，都曾在村中出沒。藝術家和藝術的薰染，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迅速成為廣州的藝術聖地。尤其是本世紀初，廣州美術大學城校區，又恰好毗鄰小洲村，大批美術學院畢業生在村中開辦培訓機構，吸引了全省有志考取美院的學生。一時間，外來路畫師和藝術愛好者雲集於此，頂峰時，常住村中的外來人士超過了一萬人。萬餘人的吃住問題，立刻給古老的小村落帶來了巨大的商機。租金一漲再漲，慕名前來的租客仍然絡繹不絕。白花花銀子潮水一樣湧來，怎麼樣才能流入自家的荷包呢？

早產兒打更多針

湯禎兆

上星期不少傳媒報道中大兒科科學教授，講述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抗體愈趨活躍的新聞，當然最終又是叫兒童，特別是早產兒，一定要接種其抗體。此病毒沒有疫苗，是直接把不知什麼做的抗體打入人體，十分恐怖。看到西醫這樣對早產兒，十分痛心，「×××」的呼吸系統較弱，一早安排他注射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抗體。打針後，兒子並非完全隔絕病毒細菌，但有時嚴重併發症問題較少。今年四月，×××感染肺炎球菌入院，發高燒，接受一星期抗生素治療後康復。一相中看到孩子非常消瘦，近視很深。而父母深信那些入血的藥物，救了自己的孩子。

早產兒本身已經很脆弱，迫令其身體去做抗體非常值得三思，因為要做抗體必須打針，要打針必須停止其他工序，例如生長，例如強壯自己的器官。迫其做抗體，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一歲前，孩子靠的是母乳來保護自己，並不是靠自身勉強製造的抗體。科學文獻早提及，一歲前孩子身體不會保留抗體，所以疫苗所迫出來的抗體，不會留很久，所以才不斷要加強針。因為孩子是「要留能量去生長，做抗體、打針會發發炎，發炎不利生長環境，就是這樣簡單。而實質要靠媽媽不斷給抗體，自然抗體也會消耗，所以餵得愈久愈好，且媽媽的抗體是根據與孩子同一環境而製成的，即針對當下有什麼菌和毒，要多少，及用什麼營養去輔助，非一枝全球皆用的化學疫苗能比擬。也不用說疫苗裡有多少重金屬及化學劑去輔助病毒，對任何寶貴皆有害。教授還說到「一本是『謬誤之都』，很多人都誇大流行性感冒的嚴重性，但流感實際對小朋友的傷害遠低於RSV的影響，反因感染RSV而入院的小朋友，比流感而入院的高兩至三倍。」從另一角度看也是利益所在，現代醫學的分科，以病毒病菌作目標，把各持份者變成競爭對手。他日誰有話語權，又會說什麼病毒比RSV更厲害了。

百家廊 晨風

路地 湯禎兆

鵬情 趙小欣